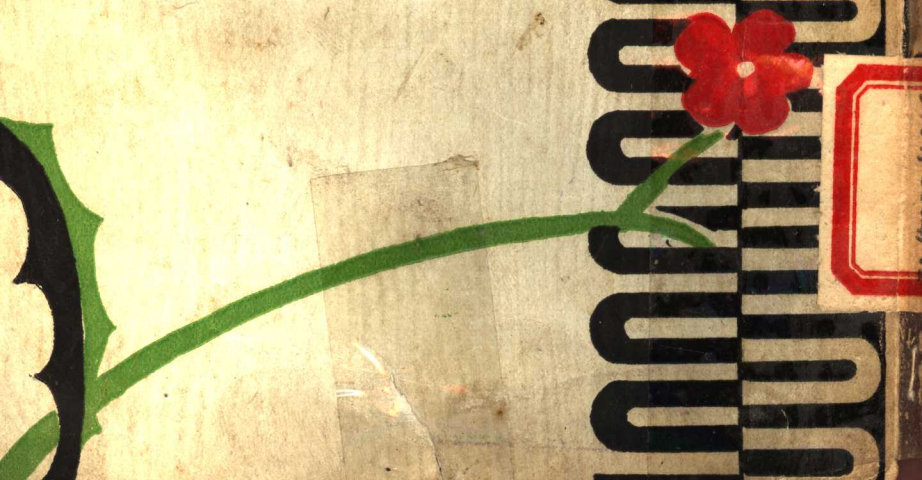


14

瑪麗日記

嚴夢著

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初版

實價大洋四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瑪麗日記

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著者 嚴夢

發行者 高鵬天

出版者 春堯書店

印刷者 聯華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交通路中
春光書店發行

電話九二一四四號

鄭正秋序

我的少年朋友當中，嚴夢是最有朝氣的一個。我認爲「才氣滂薄」不久必有大造於文藝界及電影界的。嚴老棣的聰明自矜，使他到處碰壁。碰壁多了，所以他的人生經驗亦愈豐富。我以爲柳亞子先生說他像蘇曼殊，比喻得有點像。我最愛的不是嚴夢的小說，而是他的清豔小品。詩歌，他是更長。

天才不幸而在中國，埋沒的時候是多過展施。不過蘭麝的幽香，原不在乎賞鑒者的有沒有鼻子。他的落拓孤芳，不就是一株臨流的小桃枝？生活顛沛的緣故，我們這位詩人的執筆機會就少了。他的性格也格外怪僻。能夠努力自愛加以修養，嚴夢，你的前途真遠大呢。本來我對於文學是沒有多大研究，爲了要使嚴夢老弟興奮而對於以後的生涯（不論是文

學或電影）多賣點兒氣力，故此不得不破題而爲他作序文。

在我個人的看法，我以爲書中的雲大類作者。——至少是酷肖。體裁祇是一部諷刺有關階級的散文。嚴夢之所以要描寫到她——書中的主人瑪麗逃婚，那用意似是希望今日之青年能夠覺悟，用眼睛去辨別是非邪正。亂還亂，進化的功罪依然有的。他從前也和現代的人文一樣的做過感傷主義者，這部著作可以算是留在他腦筋上的殘覺而已。

他的老友張芳逸先生許他的「曼殊的審夢」是文壇的一顆啓明星，我也在期望著他的清麗的光芒

民國二十三年春，正秋序於上海。

『瑪麗日記』相見禮

作者的懶，已然不是著作的人物。就是短小的文章要印單行本，費時太多在一二年以上。時寫時輟；除却沒有出版機會以外，惟一的原因是生活流浪。不能安心著述，因為創作不能當做正業。但是頗沛飄蓬的生活，中國的無名作家誰都在過同一的運程！

時代急激的轉變，我們怎能逃開亂世走入『桃源』？思想的衝突，行為的矛盾，內心的惶惑，真無法訴說蘊潛的痛苦。一切底失望，使我埋頭於故紙堆中久之。可是文章不值錢，長日苦思的結果，確乎連最低的生活也不足以維持。近來我的生活安漸慣了，故此終於還是不忍出賣靈魂的『傻子』。兩袖清風之外，是兩腳明月。豪邁的朋友，祇賸下些兒酸憤情懷，

瑪麗的眼淚，灑開我熱情之花；如枯萎的薔薇得珠著露而復活。這書的一部份年前曾刊載於時事新報的『青光』欄上。中途以病輟稿。據編者來信說，頗得到一般讀書的歡迎讚美。但也有以系統不鮮明爲病者。老實說，我祇是個文藝嗜好者——並不是什麼天才，假如你喜歡的話，當牠是小說玩玩可，當做小品文字諷誦亦無不可呢！

多寫一筆，愈感覺自己的沒才具。但是爲了生活，就祇有把牠印行。

民國廿三年春嚴夢序於上海

瑪麗日記

(一)

鄒雯，多俗，中國真討厭，甚至至於連姓名也不如西洋，外國的密絲，風骨也自有一格，不同凡豔。瑪麗緋紗亞，說來像唱歌，有詩的美妙，我改了新的名字，以後的戀愛觀也當改變了。

清晨我嚇了一跳，「蜜絲瑪麗，早安！」雲笑著在我背後嚷着，春去了，鳥兒們的祝福我還記得，牠們唱頌過，「祝福，瑪麗！」花兒凌亂地開過，我十九歲了，怎樣的難受啊？

在花園裏，見了展翅的一對蝴蝶兒，追逐，戲弄，我領悟到生物的愛在宇宙狂熱的尋求，一無所有的虛空，那就是真實。雲說我穎慧，我暗暗可憐他忠實。然而也是聰明害了他，他窮到連五十塊錢鈔票也沒有一張，

他還津津的樂道著他的詩歌，美術幽玄底哲理。吃完晚餐，用牛奶洗過澡，香水精洗了面，我擦粉時，雲跪在地上替我穿著皮鞋，他說：「時代改了樣。」哼，我在爲古往今來的女朋友不平，報復呢。露茜在禮查飯店打電話來催，我令雲去聽，雲說：「我們的瑪麗皇后剛才裝修門面」。嚇嚇，雲的可愛就在懂得我，伶俐的女孩子，最要的早美男的奉承哩。跳舞場今晚人擠極了，像是中西聯歡，中國仕女，似乎都忘記了「國難」。雲的頬燒到火熱，盡量的獻媚的機會到了，他舞的辰光絮絮地說些甜言蜜語，借着酒後淺醉的胆量。有一次我們都正在休息，他小心的說：「瑪麗的歌喉婉似玉珂般細嫩，朋友們，敬美麗的花后一杯吧，祝賀她幸運」！汽車我們家裏有幾部，鈔票也麥克麥克，缺少的只是一條馴伏於主人的哈巴狗。

今夜醉了多時，半醒，擦着惺忪的倦眼，我的床沿鵲立了五六個穿常禮服的人影；我悶極了，叫約翰給我打開窗門，使空氣流通流通。我不知怎樣才是，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長短，我怨，我為什麼生在「小器」的人間！

蘋扶起我飲牛奶的辰光，大衆的臉上都起了一種異樣的表情；爲了要使雲不十分失望，我說我的牙痛極了，其實我是哄他的，他馬上走近我，拿了兩粒阿士匹林給我吃，吃完了，又給溫開水我漱口。

我心裏更進一步覺着好笑與難受，我祇有一顆心，怎樣分給這許些聰明善體人意的美少年呢？啊，青春，啊，人生。

爲了解開人生的絕量苦悶，我學文學。我喜歡做詩，但是，紅的花，却斷不是「紅的花」三個字所可盡情表現；因此我又學美術。但是，我又嫌不能充分地表露出真的聲音，故此我又學習音樂。不料他們都說我才

多藝，迎得這麼多的人追逐：美麗女星，伶俐花后，徒然獲得空虛的韻事而已。

前晚赴羅夫人的宴會，檯子上的電燈花，透明的水晶杯，閃光的金剛鑽，機械的人；物的世界，一切都成了物！不過活物的形狀是無時不在變動，色彩也跟着光的幻轉而成不同的調子。可笑的人，在社會上營營逐逐；然而我的笑未完，却聯想到舞的少年男女的機械不如流水，生之謎，果真有歡快嗎？

富人的裝飾，是不調和的整個的輪廓。詩人藝人的頭髮，亂得像一蓬野草，但多自然呵！唉，我最覺着痛苦的矛盾，我的耳朵又不能像姨太們聽不見翁翁的喊聲，和窮人們的啼哭！

晚上的新月如勾。這時候，上海的人們大家都正在梳頭。我傳好了粉，約翰送來一束鮮花給我，並要我到大滬去。我嫌熱，改令他到辣斐花園。唉，交際場中真苦煞了我，蘋又走來約我去看電影。我笑着，婉言謝了他，說我今天有點不舒服，但是他的臉立刻轉白，活像哭喪似的。

後來，我勉強和他接了一個最新式最肉感的吻，姿勢是「西學爲體，中學爲用」。我給舌尖給他輕輕的一舐，——在他的白齒紅唇間。我的口香，使他昏迷了，他這才笑着離開了我。

前夜我和鄭處長應酬了三個舞。真討人厭，他的頭髮的前部，完全脫落了，青春已無恩惠於他，怪不得他拚命的在追逐鈔票和女人了。他愈是緊緊的擁抱我，我愈是厭惡他；假使他不是我媽的好朋友，老實說，我確會使他下不了台。

稍爲演了幾會劇，情書便接到一萬二千七百另五封，怎麼回信呢？鐘

靈印字機？打字？排鉛字？我打算還是請兩個書記來寫蠟紙油印，但是油印來不及吧？

我由衷的感謝上帝，他賜我這麼淒豔的紅唇。美麗，聰明，自問今生一無缺憾！可惜的，毛兒丫頭也學會了穿高跟鞋；我們着時裝她們也學着；怎樣不氣呢？國民政府什麼都捐了，爲什麼畫眉塗脂不能註冊？燙髮不准專利也得重徵稅收，這樣，「貴族」是決不致被窮女郎冒牌。

如果有機會，今晚上可給約翰接半個吻。

(四)

所謂大學教育，唉，真是早破產了，上課的時候，漂亮的西裝時髦學生，大談着舞女經。女孩子們在拍無線電，我，打算着晚上的幾個約會。有些拿出粉盒來搽胭脂！一件破舊長衫的窮學生，有一部分睡着，一部分

埋頭埋腦看講義。我真替他們担心，讀完了暑假他們還有錢繼續讀下去嗎？誰找工作他們做？失業多可怕？

罷課一月多才繼續唸書，現在又要鬧風潮了。怪熱鬧的壁報，罵，什麼人都罵，但又是怪討厭的，女孩子的襯褲顏色他們都寫上一篇，弄得我們女同學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甚至是否曲線美他們都管到。無賴，下流，就算是大學生嗎？

回到家來，信又是一大疊，約游公園，看電影，游水，兜風，茶舞會。呵，一副俏臉孔，康健的肉體；這就是愛？我開始有點厭倦了我的浪漫生涯。雲向我說，他希望我放棄了殘脂濁粉，像甘地的女書記，離開繁華偽虛的都市生活。他願和我以戀愛推動，以事業終身，挽着手，同踏進民間去。

他說鄉間渾樸，自然之懷是人生的愛泉甘露，我很願意同他去，答應

他的請求。無奈我又怕鄉下人的簡陋生活我過不慣，新式汽車從此就絕緣了麼？蘋，約翰，我又將如何處置他們呢？他們早就說過，如果我不愛他們的話，他們「也許」會自殺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；致力民衆運動，一定可以成功的嗎？苟不幸入獄，紗帳銅床是沒有了，獄吏的面孔活像無常，再說吧！

(五)

吃過熱咖啡，早點心，已經是十點半鐘了。我關照廚子，一點鐘開午飯。「汽車預備好了，姊姊我也要去。」弟弟要跟我到惠羅公司去，本來我是很喜歡的，我還記得有一會我領他在國泰看影戲，大家都愛他活潑，居然有位不相識的少年買糖給他吃。無疑的，那些色鬼們是懷着醉翁之意。現在是不行了，弟弟什麼都會同媽說，有時我難免要看看男人的。

我買了一百多塊錢的衣料，最歡喜的是那藍地白花的華爾紗，真稱心！因為我學過畫畫，對於顏色的選擇，自然比上海小姐強些。

爸爸近來有些不對，連我的話也不聽了。我叫他趕快寫信到美國直接定一部一九三三年的新汽車，他也不依我。哼，在上海，誰不冷淡？讓他們眼熱吧，我們不能把鈔票縫在衫襟當佩花一樣，簇新的黑牌汽車，風馳電掣的駛在街心，多風頭？

想來雲也實在狡猾得像兔子一樣，今天他知道我不能和他同去玩，他就不來替我穿襪子了。男孩子，有時候是羔羊，但有時候却也和一頭獅子一樣。學校的課本快完了，教授辛勤地去東抄西襲來編講義教我們。看他們真可憐，一襲破舊的洋裝，一面衣食的鞭痕，還講些什麼學理？我不知道除了戀愛，還要學些什麼哲學，科學？我的思想有時檢直令我自己也害怕；我知道自己太愛舒服了，然而世界上還有比接吻容易快樂的事情嗎？

世界上的政治家，如果都像對女人一樣的溫柔謀世，那未少男少女們是可以永遠的接着香吻。

(六)

昨天晚上天氣忽然變冷，我和蘋去看電影的時候，雲也來了。於是我們一起同到國泰去；跳進汽車箱內，我坐在當中。踏進橘黑的戲院子，我也坐在中央。誰都知道，這是三角的把戲。但我們自己却都坦然。「月缺花殘」演到接吻的當兒，我低低地說：「藝術的 Kiss」！我用手去捏蘋的手，他的掌心怪熱刺刺。同時，我又用腳去輕輕的踢雲一下，我的左手也被雲緊緊的握住了。

走出影戲院的大門，剛巧碰到露茜和 Lala，我約她們同到立道飯店去吃晚飯。Lala 大概是個初涉交際場中的小姐，羞紅的臉，倒也還可愛

。賴似乎有點想獻殷勤，不知道是要博誰的歡心。他做人不誠實，從前他和我分手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援馬不成誓不歸」。後來我又在鄧脫摩舞場裏遇見他。

不過雲在我的嚴厲監視之下，他倒不能隨便動彈。飯吃完了，會過鈔後，我們一同到二樓舞廳去。零星的西洋舞女稀疏的各據一方。雲和瑪麗共舞，她穿了一襲湖綠的無衣裾。忸怩的孩子氣煞是天真，他們輕盈地迴旋剎那，我有些地方羨慕她，又有些地方妬忌她，更有些地方譏笑她。

我厭了男性，叵奈又離不開美少年們。戀愛，正是一杯濃烈的酒，牠是又苦又甘又芬芳。翩跹的舞裙，拂着迷人的肉香，中國的少年，頹廢得還有什麼前途？他們的生命在我們女人緋紅色的笑渦裏，蘊埋在碧翠色的醇酒中！我恐怖，男人們有力的臂膊，也和死神一般的帶着巨大的黑影。